

宣講引證
幼丹沈葆楨題箋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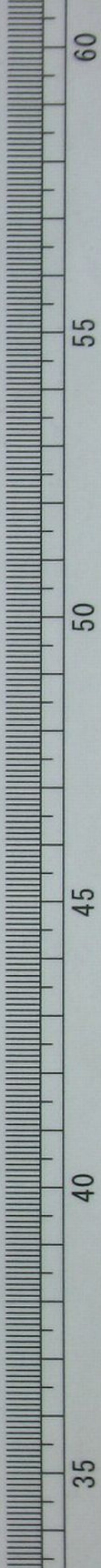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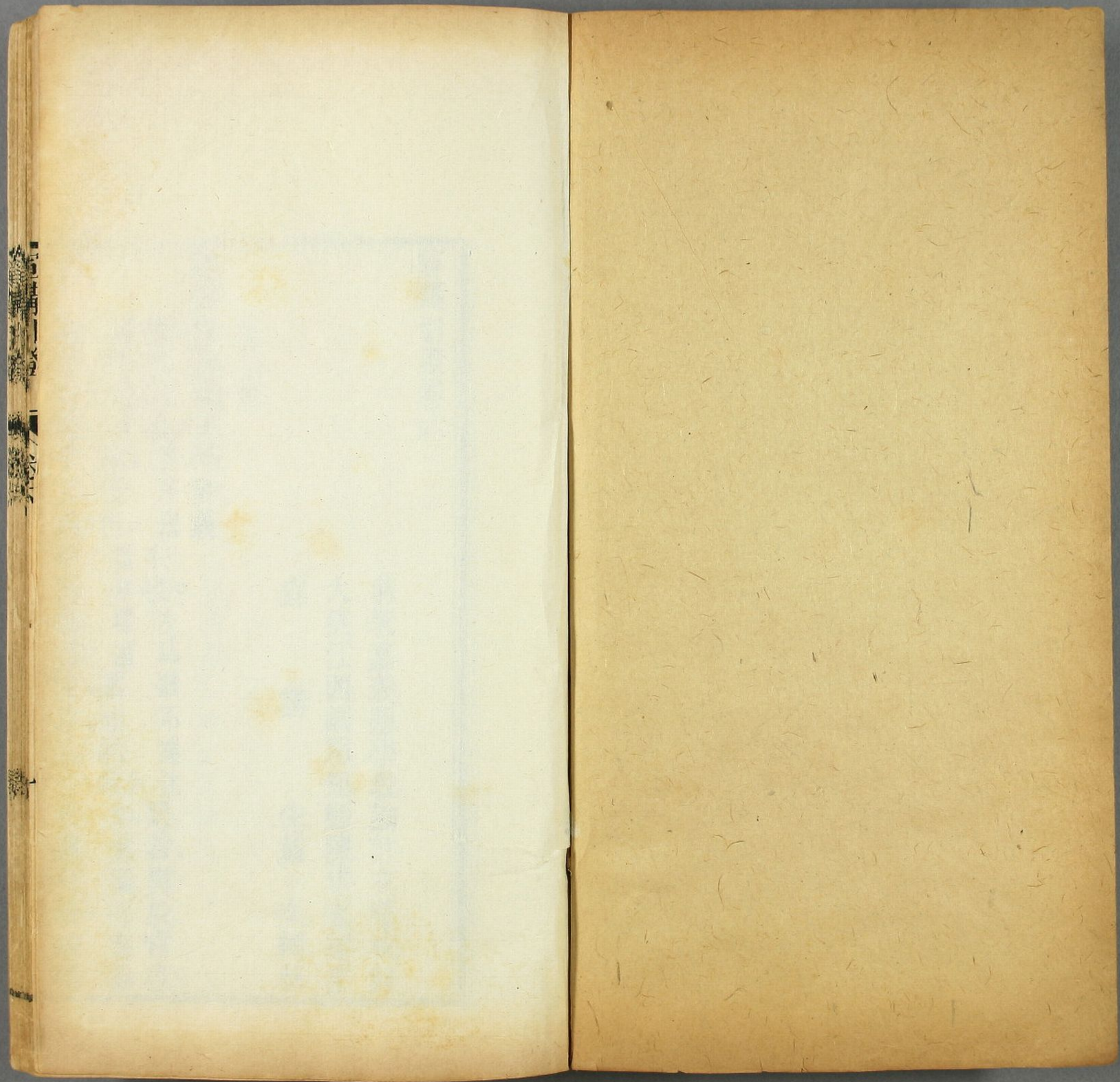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42

6





宣講引證卷六

前署嘉義縣學教諭許文璧校對
大挑江西試用知縣陳拱墀校正
宣 講 生戴 奎編輯

第七條

黜異端以崇正學釋義

黜、貶退也。

書序疏

去也。

左咸黜不端注

異者，異於常也。

釋名釋天

端、業也。

廣雅釋詁

謂頭緒也。

詩載驅序箋疏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

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疏四術為教，皆以去邪歸正。
 異端之書，批棟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論語皇疏
 崇重也。爾雅釋詁尚也。漢書集注正者，體無傾邪。易繫辭疏
 潛夫論為國者以正學為基。右錄金筴颺言

宣講引證卷六

黜異端以崇正學廣訓衍引證

萬歲爺的意思說，天下的風俗，最怕的是刻薄，但是人心不正。如何風俗能毅厚道呢？就是這箇人心本來也是極端正的。因為有了邪教，人都習學得不正了。所以要人的心正，先要把習學的事業講究箇正道。這人心方纔能毅正哩。你們想一想，一箇人頂天立地，在萬物裏頭稟受的一團正氣，難道分外有甚麼稀奇的事？不過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的道理，無論聰明人愚笨人，沒有一箇用不着的。沒有一日可離他的。假如

宣講引證卷六

宣諭廣訓
卷一
你離了這箇五倫的道理。分外講求甚麼精微奧妙的
秘訣。做出那些奇奇怪怪的行徑。這種人最是不好的。
古來的書上說。人從小兒。就要望端正處。引他進路。這
便是箇聖人的根基了。

引恭錄

欽定敬聞

聖諭廣訓黜異端以崇正學韻文

道光十九年

惟天生民。異質同性。畀以五常。統乎百行。自聖及凡。無
邪有正。本體既明。趨向乃定。惟聖覺世。振頑啓愚。防以

政刑迪以詩書。雷霆徹戶。日月照衢。提撕引掖。惟善之
驅。緬思古昔。俗美化醇。豆觴知義。箕帚明倫。以忠於上。
以孝於親。里因仁美。鄰以德薰。蓋惟先民。正學是尙。戶
謹師承。家遵蒙養。行不履邪。言不涉妄。聖教既昌。皇風
斯暢。聿有二氏。曰老曰釋。老主清淨。釋宗寂滅。爲教雖
殊。其指則一。今之異端。乃襲其說。嗟彼異端。何獨非民。
不知父子。不知君臣。若飲狂藥。如墜迷津。離經畔道。與
匪爲鄰。匪之不除。邪說競作。僞託師巫。妄言禍福。結會
傳徒。糾盟黨惡。使我良民。受其愚惑。惟民之愚。見異思

遷謂可成佛。謂可昇仙。教之不悟。信之愈堅。不惜軀命。無論金錢。嗟爾之軀。生自父母。望爾承先。待爾啓後。達固爲榮。窮亦可守。奈何不肯。受其脅誘。嗟爾之財。辛苦所餘。累非朝夕。積自錙銖。衣食所賴。緩急是需。奈何被惑。罄其蓄儲。今爲爾告。爾其敬聽。自來百邪。不敵一正。見睨雪消。遇霜草隕。身敗名墮。曾不轉瞬。不見異端。男女同室。廉恥道亡。綱常理息。如彼禽獸。豈容天日。一旦伏誅。悔之無及。不見異端。茹素念經。愚我黔首。亂我儒衿。生爲民蠹。死受國刑。殃禍不救。祈祝無靈。不見異端。

勦立名號。敢肆譎張。自外覆壽。翦鴉於林。磔鼠在道。曾不崇朝。首領莫保。前車可鑒。覆轍當思。何習其教。更拜爲師。念此蠢蠢。哀我蚩蚩。狂瀾不返。疇其拯之。乃飭疆吏。乃命守土。爲爾去莠。爲爾除蠹。殄此虺蛇。投彼豺虎。一警迷途。同歸覺路。自今庶民。各守爾義。農服耕耘。士修孝弟。商阜其財。工勤其藝。莫作非爲。永保勿替。更告爾兵。武藝爲先。冠不在美。衣不在鮮。武勇旣備。禮讓並嫻。毋蹈非分。永守勿愆。矧今盛世。何生不育。化及昆蟲。澤被草木。飽煖有資。俯仰具足。幸生其時。太平可樂。勿

干國憲。勿犯王章。各安本務。共享平康。秋田息蠟。春社烹羊。人其永壽。天亦降祥。

引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妄。鹿洲女學

呂氏童蒙訓曰。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同前

又一部書上說。端端正正一點兒偏處斜處都沒有。這就是朝廷與人開的一條大路了。就這兩部書上的話看來。無非是要世上的人學的正行的正。不要叫邪教

引誘壞了的意思。怎麼叫做邪教呢。天下惟聖人留下的五經四書。這都是正經道理。箇箇該當講究的。若是離了這箇經書。胡說亂道。也叫作甚麼經典。叫人重信他。哄誘愚民。千奇百怪。這正是殺人的鋼刀。迷人的毒藥。都叫做邪教。該着實棄絕呢。你們兵民正氣的本分。的不信服他的。固然也多。但內中叫他迷惑了良心。走了岔路。後來爲非做歹。犯了罪名的。也就不少哩。證潮俗尙鬼。好言神言佛。士大夫以大顛爲祖師。而世家閨閣。結羣入廟。燒香拜佛。不絕于途。於是邪誕妖

妄之說競起而所謂後天教者行焉。後天一教不知其所自來。始于詹與叅周阿五。自言得白鬚仙公之傳。經前任王令訪拿。挈家逃匿。後復還故土。亦稱白蓮。亦稱白楊教主。大抵係白蓮教是實。而變幻其名。爾妙貴仙姑。卽詹與叅妻林氏也。謊言能呼風喚雨。役鬼驅神。爲後天教主。其姦夫胡阿秋輔之。自號筆峯仙公。相與書符呪水。爲人治病求嗣。又能使寡婦夜會其夫。潮人篤信其術。舉國若狂。男女數百輩。皆拜以爲師。澄海揭陽海陽惠來海豐之人。無不自遠

跋涉。舉贊奉柬。牲酒香花。叩其門。稱弟子者如市。丁未冬十日。余自郡旋署。始知之。則已建廣厦于邑之北闕。大開教堂。會眾數百。召梨園子弟。鼓歌宴慶。兩日矣。急遣吏捕之。則隸役皆畏得罪神仙。恐陰兵攝已。而勢豪宦屬。又從而左袒庇護。乘風兔脫。竟不能勾獲一人。余乃親造其居。排其闥。擒妙貴仙姑。窮究黨與。則卧房之中。重重閨隔。小巷密室。屈曲玲瓏。白晝持火炬以入。人對面相撞。遇側身一轉。則不知其所之。亶藏奸之藪也。余不敢憚煩。直窮底裏。于仙姑

卧榻之上。暗閣幽密之中。擒獲姚阿三。楊光勤。彭士章等十餘人。復于仙公卧房樓上。搜出娥女娘娘木印。妖經。悶香。髮髻。衣飾等物。尙不知其何爲者。余追捕仙公益力。勢豪知不可解。因出胡阿秋赴訊。庭鞫之下。神奇百出。其實無他技能。惟恃悶香衣飾。迷人耳目而已。蓋愚夫愚婦。聞神仙之名。先已惶悚懾服。又見妙貴女流。無所顧畏。而阿秋髮髻脂粉。衣裙翩翩。亦且左右仙姑。共作妖狐媚。遂以爲真娥女。娘不復疑其爲男子也。迨入卧房。登邃閣。拜彌勒佛。

誦寶花經。呪燃起悶香。則在座者皆昏迷睡倒。恣所欲爲。其悶香亦名迷魂香。聞之則困倦欲卧。有頃書符飲以冷水。則逃者復醒。所謂求嗣見夫。皆得之夢魂恟恍之際。按其滔天孽惡。雖懸首藁街。猶不足以洗山川之恨。因念歲歉之後。鄉民以解累爲憂。且黨與多人。必至世家大族。牽連無已。余體恤民情。爲息事安人之計。凡所供扳中葺姓名。一盡燒滅。免究。將林妙貴。胡阿秋。滿杖大枷。出之大門之外。聽萬民嚼齒唾罵。裂膚碎首。竝歸仙籍。其縱妻淫孽之詹與叅。

及同惡姚阿三等十餘人。分別枷杖創懲。餘黨一概不問。使皆革面爲人焉足矣。籍其屋于官。毀奸竇。更門牆。爲棉陽書院。崇祀濂洛關閩五先生。洗穢濁而清明。余亦朔望暇日。與闔邑人士講學會文。其際出文會。張陂租穀百餘石。爲春秋丁祭師生膏火之資。正學盛。異端息。人心風俗。蒸然一變。鎮帥尙公。大中丞楊公。聞之。再三嘉嘆。且曰。此教不除。害不在小。通詳正法。厥功爲大。今除民之害。不忍沽一己之名。使縲紲遍及于鄰封。深夜中葺。自經溝瀆。則保全人名。

節多矣。善夫。

藍鹿洲公案偶紀

萬歲爺着實憐惜你們。要叫你們省悟。你們還不仔細聽着嗎。從古以來就有箇三教流傳。除了讀書人。就是和尚道士。這和尚的講論。不過是成佛作祖。又說道一子出家。九族昇天。你們想一想。那裏有個佛。喲。怎麼是佛。佛就是心。怎麼是念佛。就是時時刻刻的念頭都要照着心腸。你們心腸好。這就是佛了。所以他的經卷頭一部。就是心經。這箇心經說的是心腸要正直。不要彎彎曲曲。要誠實。不要慌慌惚惚。要爽快。不要齷齪齷齪。還

要貪愛。嗔怒痴想三條念頭。都斷絕了。到處如鏡裏的花水裏的月。一些罣碍恐懼都沒有。纔成箇心。所以宋朝朱夫子說道。佛教把天地四方一切諸事。都不去管。只照管着一箇心。這句話。就把佛家的底裏說盡了。引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致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

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朱子小學節錄
司馬溫公書儀曰。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虔州刺史李丹與其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難曉也。
小學纂註

那道家講的都是修煉的法兒甚麼乾汞捉鉛甚麼龍吟虎嘯甚麼內丹外丹不過是要養的精神好多活幾年罷了。朱夫子說道道教只是留存這一點神氣。這一句話又把道家的底裏說盡了。

證浙人某業儒頗正直欲爲童蒙師不可得。父母蚤死無伯叔兄弟困甚自念非出門無事謀生有戚任黔中巡檢乃捩揣典鬻徒步拮据往依之。至則一年前已罷官回里矣。某流落不得歸栖破廟與一二殘僧縛竹蓋茅賣字兼課二三村童藉以存活村有副貢

曾任訓導者邂逅遇之喜其能官音繼知乃江浙人兼賞其字體端好恨相見晚欣然邀作西席按月修金八百文約日赴館黔俗重巫覡村近苗蠻尤尙符呪有道士某者能禍福生死人合村敬而畏之有酒食必延爲上客座中咸加禮焉慢之禍立至某赴館日道士先在座見客傲不爲禮神情岸異及就席首讓道士亦不辭公然據上坐某大不平勉就次位席閒主人盛誇道士法術高妙坐客相諛贊不去口某益不服斜睨而微哂之道士有怨容自言某人因敬

我故使之生意順遂某人因忤我故使之事業顛倒語未已某不能耐大聲斥其左道惑眾天必不容道士大怒拂衣起主人極意周旋道士不顧狼戾之狀見于顏面大步而去同席咸出追之堅請還席主人亦再三牽挽道士且笑且罵忿忿作色長去不顧眾皆嗟歎主人則搓手跌足愁歎不已謂某曰君不知此人手段利害歷述其某村某某等皆以觸怒致禍幾瀕于死盛禮哀求始蒙寬宥請速整治衣冠我與君負荆踵門謝或可挽回萬一否則恐卽有奇禍某

固直強笑曰死生有命如欲余俯首乞憐于妖道萬萬不可主人太息曰君剛愎如是不聽良言誠所謂不知死活者余不忍見君之亡也請仍歸寺無累我且立囑某親筆作絕命家書留爲異日之據某曰余孑然一身家無親丁毋庸也主人遂親送回寺而寺僧已知其事堅不肯納主人不得已仍與之歸愁容可掬某乃謂主人曰余數千里奔波至此不幸獲罪妖人以死數也亦命也雖然豈肯束手待斃今夕請君早歸內室不必管我乞借米一斗燭十數枚問曰

何用。笑曰：彼自是邪術。有法禦之。主人喜曰：君亦有法耶？答言：無之。姑爲備而已。恐未能效也。主人入以燭米付之。日既暮，乃以米就地列爲八卦，自坐其中。手易經，燒燭而俟。約二更，聞庭中簌簌作振翮聲，窓頓闢，歛一巨鳥入，大倍于鵝，鉤喙長距，直撲而前。近八卦不敢動。某高舉易經向之，且朗誦不輟。三舉三却，鳥遂去。少頃，又一物若虎豹，毛青綠色，奮爪張牙，如將搏噬。近八卦亦却步。某如前法抵禦，數拒數撲，物亦退。稍久，則一奇鬼闖入，長丈餘，青面赤髮，手執

雙雪刃，腰束豹皮，吼怒咆哮，狀極可怖。勢將近身，某急以易經投之。喃喃然高聲朗誦，物觸易經仆地而倒。爛之則一紙人，長二尺餘耳。某隨手折置卷中。自此寂然。天亦就曙，倦極伏几而卧。主人啓戶出視，某無恙，大喜。正詳問閒，聞叩門聲甚急。啓視，則一婦人痛哭而入。云：道士乃其夫也。不合悞犯先生，被擊傷腰膂，跪求乞命。某乃出紙人厲聲叱之曰：爾夫以妖術害人，取財，天道難容。假手于我，爲地方除害。惡貫滿盈，尙望活乎？婦人急伸手奪之。某固拈不釋。紙人

齊腰斷裂爲二。婦人大哭。馳歸問其家人。則道士于榻上已狂吼一聲死矣。乃嘉慶初年事也。梁恭辰勸戒六錄就是那名山寺院裏。最會講經說法的大和尚也。只說得箇心字。那深山古洞學做神仙的道士。也只完得箇煉氣。究竟是滅絕了五倫。逃走到没人煙的地方去。參他的禪。打他的坐。莫說他成不得佛。做不來神仙。便是真箇成了佛。有誰看見他上了西天。做了神仙。有誰看見他白日飛昇。活活的搗鬼。偏你們被他哄的。信了。你看這些修煉的和尚道士。空把人倫斷絕。行業拋棄。一

毫沒有濟人的好處。但是他們不過自己完了一身的事。不會有心去害人。也算釋道兩教的好人了。自從有那一種無賴的人。沒處吃飯。投托着寺廟裏安身。借着神佛的名色。造出許多天堂地獄。輪迴報應的話頭。第一宗要緊的事。是齋僧布施。便可免災免悔。添福添壽。又說是常捨常有。還恐人不相信。又說道毀僧謗佛。不信經卷。見了像不拜。有了錢不捨。就要墜入地獄。雷打火燒。種種的怪誕。越說得怕人。好叫人信服他。供養他。在先還不過圖喫圖用。募化銀錢。以後漸漸的猖狂起

來。做甚麼龍華會孟蘭會。撞鐘播鼓。講經說法。男女混雜。日夜不分。都說道行好。卻不知道正是作惡哩。
 引劉伯溫曰。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說。亦巧于致人者。人情無不愛其親。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惻然動心。故中材之人。波馳蟻附。若目見其死者。拘于囹圄。受箠楚而望救。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加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為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節
 鹿洲曰。浮屠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入地獄。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持

齋念佛。以致恩于母。伯溫曰。吾不知司是獄者為誰。人必有母。將舍已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已母而獄之。與獄已母不孝。舍已母而獄人之母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吾知其必無是事也。鹿洲女學
 最可笑。的叫做受戒。大和尚念了些戒經。把人的頭上燒了幾點大疤。這些人忍着痛。合着掌。跪着聽。可知道世上的事。在家人一樣不能戒的。出家人又都要破戒的。真正何苦呢。你們這些愚民。都不曉得道理。就依着

他們佛書上說佛是梵王的太子。因為厭棄紅塵。躲到了雪山頂上修行。他連爺娘夫妻兒女。都是不顧的。反顧起你們眾生來。同你們講經說法嗎。他把皇宮內院。尙且捨了。倒稀罕你們造的庵觀寺院嗎。就是玉皇天尊。果然有這箇神。他在大上。難道不自在逍遙。用着你們去塑他的金身。蓋他的殿宇嗎。這些喫素拜經。造廟塑像的話頭。都是遊手無賴的和尚道士。捏造出來。誑騙你們的。你們偏要信他。不但自己去燒香。還縱容老婆兒女入廟燒香。完愿拜懺。油頭粉面。穿紅著綠的。引

得那些和尚道士。光棍漢子。挨肩擦臂。擁擁擠擠。不知報的恩在那裏。行的善在何處哩。

證唐長孫皇后有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之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能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異端之教。蠱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唐書

又有尼姑佛婆。也借佛的名頭。到人家裏鈔化。見了女人們。便說什麼菩薩靈感。打動他們的心。希圖私下佈施。來往慣了。就送東西。拜姊妹。又引到和尚道士家去。

拜師父。教經咒。或歇夏。或養病。成箇月不回。做出許多醜事來。叫人笑話。偏你們生了兒子。怕他養不大。捨在廟裏做和尚道士。或把女兒去做尼姑。道是出了家。在佛爺脚下就長命了。我且問你。難道那做和尚道士尼姑的。箇箇都是七八十歲的壽。難道沒有一箇短命鬼嗎。

引。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癸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曾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尙絀。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躡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聖人司教化。譬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
天叙既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
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醇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感盥櫛。問訊謹暄涼。
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
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粗誕。時行必安詳。
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宵林。
朱子感興詩

又有一種愚極的人。爲保爺娘的病。自己把身子許愿。
爹娘病好了。去剪肉燒香燃指供佛的。甚有三步一拜。
拜到山頂上。將身跳下的。不是喪了命。就是少了臂。沒
了腿。自己說是捨身救親。這是孝道。那旁人也都稱讚
他孝。卻不知道把父母的遺體。輕輕毀壞了。正是大不
孝呢。又如你們念佛。說是修行。在神佛面前燒錢化紙。
上供打齋。可以消災增福。滅罪延齡的。我不相信。你想

想從來說聰明正直的為神豈有神佛貪你的元寶供獻。方來保佑你呢。你若不與他燒元寶供擺獻神佛就惱你。降些災殃與你。這神佛也是小人了。

證漢成帝時。趙飛燕譖許皇后。班婕妤。咒詛主上。帝怒。廢后處昭臺宮。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帝悅。賜黃金百斤。漢書

譬如你們的地方官。你若是安分守己。決不無故來打

你枷你的。你若橫行霸道。生事闖禍。就千方百計去奉承那地方官。他也是要惱你。一定要問你的罪。替民除害的。你們說念佛可以消罪。假如你為非作歹。犯事到官。就高聲叫許多青天大老爺。他就肯饒你麼。你們又動不動。叫些和尚道士念經拜懺。說道誦經保平安。消災增福壽。假如你們不跟着

聖諭上的教訓學習止把

聖諭念上幾千遍幾萬遍難道

萬歲爺就喜歡你。把你做官賞銀子錢與你不成。

引程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濁。雖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朱子小學

況且燒香搭醮。鳴鼓聚眾。不但王法不容。就是佛菩薩也最惱的。大藏經上說道。如是奸僧邪道。粧模做樣。登壇說法。煽惑愚人。男女混雜。本處宰官。就當處治他。遠用箭射。近用刀刺。這纔是真正的護法。你想佛尙是這樣的惱他。你們反信服他。豈不倒得罪了佛麼。總是這些和尚道士。身子懶惰。不肯種田。又不曾做買賣。要喫要穿。生出這些法子來。哄人就是佛經上的咒語。都是佛國裏謔話。就如我們中國各處的鄉談。說是佛菩薩的經咒。又造出手捻的訣。來道士家越發荒庸。說甚麼

畫符召將捉鬼擒妖。喚雨呼風禮星拜斗。

引世人拜斗。拜天上之斗耶。抑拜心上之斗耶。天上之斗。拜猶不拜也。心上之斗。不拜而拜也。何謂心上之斗。一曰孝養父母。二曰尊事君王。三曰敬奉師長。四曰與人爲善。不恃己能。不言人過。五曰立心和柔。無恃性氣。自行呵譴。六曰無聽婦言。盡惑丈夫。最爲惡毒。七曰無違聖教。詩書禮樂。日用常行。八曰無拘名譽。求朋結社。招攬是非。風俗浮夸。人心喪失。皆由此也。九曰無貪財帛。衣食有限。富厚何益于身也。十曰

無縱奴僕。居官作惡。皆此輩鼠竊狗偷。令我名節掃地也。十一曰無耽于色慾。好淫者必亡也。十二曰無貪于酒肉。穢惡之氣。腐腸喪胃也。十三曰是道則進。非道則退。邪正固當別也。十四曰無輕求功名。功名者上天所以勵有志節也。十五曰無妄希子嗣。子嗣者上天所以報我德也。十六曰無徒延己壽。已壽者父母之所從畀也。十七曰毋遽信讒言。小人反覆不常。無非離間也。十八曰無淫人子女。人之子女。猶我之子女也。十九曰無輕棄字紙。字紙聖賢之跡也。二

十日無徒溺于本生父母而不思承繼之父母也。二十一日無取不義之財。財者喪身之本。積怨之階也。二十二日毋惑于吏胥。吏胥者喪盡良心之人。無非敗爾公事也。二十三日毋往來匪人。匪人奸計百出也。二十四日毋設心謀害。心一動則事未成而報已至也。二十五日毋詔事鬼神。鬼神宜敬而遠之也。二十六日毋禱祀妖邪。不能自保其身。何能爲人禍福也。二十七日逢斗齋之期。尤宜自省各條也。二十七條者。心齋之事。卽斗齋之事也。如此方可謂之拜斗。

母也。如此方可謂之拜南斗六司星君也。如此方可謂之拜北斗解厄星君也。如此方可謂圓明道姥天尊也。如此方可謂西天竺國大智光中也。如此方可謂大士尋聲求救苦也。否則拜斗母之像。呼斗母之名稱。斗母之號。斗母方惡之厭之。而何能祐之救之也。斗母方恨之笑之。而何能應之通之也。願世之拜斗者。盡心竭力于此言可矣。敬信錄拜斗論

且莫說都是謊話。就是偶然有些靈驗。也都是。一團幻術障眼法兒。一時閒百姓被他哄的相信。都廢時失業。

說奇道怪起來。風俗人心一齊都壞了。

證黃州余芬假煉丹爲名。詐人財物。託言爲中州人。帶有美妾行李甚豐。一日松江有巨富潘監生者。居心貪婪。偶往西湖。見隔舟一客。携一殊色女子。歌吹歡宴。席閒器皿黃白燦然。訪之。僉曰。中州富人。攜妾遊湖也。潘大驚羨。遂投刺通謁。接談閒言及燒丹事。潘喜且悅。其妾之色。懇攜至松館之別庄。極意款洽。復以金釧彩幣贈其妾。遂以二千金授客入爐。約至九日數則丹成。甫及兩旬。忽有孝服人至。奔告客曰。

老主母去世。世可速歸。客驚慟謂潘曰。丹事未成。忽遭大故。奈何。小妾頗知爐火。留此守視。吾不日卽來。啓爐切不可觸犯。倘有所悞。悔之何及。潘喜諾。客去。潘慾火如熾。與妾通焉。情好正密。忽報客回。方入卽變色。沉吟曰。丹房氣色不佳何也。啓爐視之。乃頓足失色。曰。丹果敗矣。可惜二千金俱成糟粕。此必有爲交媾之事。觸之者。嚴訊其妾。具以實告。客大怒。欲置妾死地。潘惶懼服罪。更出三百金。求免。客始束裝。大罵而去。潘不知其詐。猶自悔以不慎致敗。遂復出遊。遍

訪丹士一日遇方外數輩。乃舊識也。迎謂曰。向日有感盛德。今幸得山東一大姓。尋吾輩燒煉。已有成約。專待吾師。便可舉事。足下若權認作吾師。則取償所失。如反掌耳。潘許之。乃剪髮作頭陀。爲其師狀。同至大姓家。不數日。其黨盜爐而遁。只留潘一人。大姓欲縛之。官潘哭吐實。始釋歸。資斧已盡。沿途乞食。至臨清。見一貴公子。挾妓舟中。其妓見潘。卽問曰。君非松江某乎。妾卽曩時丹客妾也。潘驚問客安在。妓曰。君夢尙未醒耶。妾本院中妓女。受人之託。設此誑局。有

負於君。君何流落至此。潘大慟。備述前事。妓曰。當贈君以歸資。倘後遇丹工。萬勿聽信。卽妾報君之叨愛也。以白銀二兩與之。踉蹌而歸。親友見者。無不掩口而笑。逾一年。余芬等死于湖心。爲魚肉焉。勸世錄
更有可惡的人。採補宣淫。殺人合藥。
近年嘗聞有賣身外夷者。或以役使不得其詳。茲讀謝再生記畧。知仍以生人爲鴉片。甚矣惡類之毒也。因備述之。語云。予自壬子歲。藉外科謀生。廈門病而窘。曾醫疾于番。有通事陳定者。導予投夷。往開金山。

三年滿而回唐必多蓄。或安于夷。任成家。予惑于利。越日遂治裝。偕上夷船。見夷目。以洋銀十四員付陳。已微悟陳之賣我。尚不知其陷我也。及揚帆漳郡。計被賣者二百四十五人。俱釘入船蓋。穴二孔。日給人乾飯二碗。饑渴不可忍。悔恨悲號而死者相繼。噫。一念貪利。竟受犬羊荼毒至此。到紅毛路徑北教場。哭聲震四野。見有夷鬼縛百餘唐人。釘髮頂倒瀝血。或剖腦挖心。無人狀。一南安人泣告曰。騙開金山。被賣來此。實取血髓。爲鴉片土。爾等我之續矣。予聞之心

膽戰搖。夷目且驅之行。入城見夷官點禁窖中。自嘆死于陳之利餌而已。忽一日通使來。給飯者云。夷主病背疽。愈卽點驗。汝輩苦無幾矣。越日又至。予問之。曰。危甚。予遂悟而計曰。予素精醫療。而免死可乎。曰。果然。且必重賞。通使去而遽來。引入宮。見疽以悞服冷劑。凶象頻著。默祝天治之。效而獲免。死當救。被陷人果三劑就痊。寵邀賜宴。並銀物貲重。留作國醫。予辭銀物。欲贖鄉人命。不許。退思豺狼不可與居。爰託危詞以動夷主。曰。根不淨。踰年如復發。不可治。奈何。

唐。山。有。草。藥。必。廣。覓。得。以。備。之。夷。主。令。速。往。命。兵。十。人。銀。四。千。監。予。行。限。半。年。期。遂。幸。返。廈。真。虎。口。餘。生。矣。乃。假。購。藥。以。取。銀。卽。置。藥。數。百。觔。于。舟。令。守。之。以。堅。其。心。曰。將。入。山。匝。月。可。回。程。耳。毋。疎。虞。致。咎。而。不。知。予。從。此。潛。回。家。不。返。矣。訪。陳。定。知。已。自。縊。惜。不。及。懲。以。國。法。老。母。妻。孥。相。見。悲。喜。交。集。以。予。得。再。生。爰。改。名。再。生。散。所。得。銀。于。貧。乏。以。贖。餘。愆。伏。念。天。地。有。好。生。之。德。豈。徒。佑。予。正。俾。予。昭。示。後。之。貿。貿。者。均。全。生。也。敬。述。身。受。目。覩。情。形。梓。以。廣。告。若。惡。毒。如。陳。定。

者。世。不。乏。人。惟。不。爲。利。誘。自。不。致。有。意。外。慮。耳。咸。豐。

五。年。六。月。安。溪。謝。再。生。謹。告。

梁。恭。辰。勸。戒。六。錄。

到。處。招。搖。結。黨。多。收。徒。弟。稱。爲。教。主。傳。咒。演。法。夜。聚。早。散。一。時。勢。眾。就。起。邪。心。做。出。那。大。逆。不。道。的。事。來。一。旦。發。覺。正。人。一。到。那。剪。張。紙。兒。的。伎。倆。撒。把。豆。兒。的。法。術。就。不。靈。驗。了。身。被。鎖。拏。立。刻。正。法。還。帶。累。老。婆。兒。子。受。罪。哩。卽。如。徐。鳴。儒。的。白。蓮。教。王。好。賢。的。聞。香。教。于。引。志。的。捧。筆。會。後。來。都。被。官。兵。勦。滅。這。都。是。妖。言。惑。眾。的。式。樣。了。

證

鄴有女巫以幻術惑眾。每歲與三老廷掾。斂民間數百萬錢。爲河伯娶婦。至期巫行視人家女好者。卽聘取洗沐之。爲治新衣。設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中。浮之河。行數十里。乃沒。人家有好女者。恐巫取之。多挈眷逃亡。巫曰。若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人民矣。西門豹爲鄴令。會長老曰。再娶時。幸告予。予亦往送女。及期豹往河上。三老廷掾豪長皆會觀者數千人。其大巫老女子也。年已七十。女弟子千人。皆衣繪衣。立。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卽

將女出帳中視之。顧謂巫祝三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投河中。有頃。豹曰。大巫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小巫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更使一人趣之。復投小巫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媪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人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觀者大恐。豹立待良久。欲復使廷掾豪長入視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豹乃釋之。自是諸巫逃散。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河水亦不漂溺人民。東周列國傳

就是現在西洋人的天主教。有甚麼十字架。談天說地。無影無形。也不是正經。只因他們畧曉天文。會算歷法。所以

朝廷用他算節氣。造歷本。並不是說他教門好。你們斷不可信他。這些左道旁門。律上處治的最嚴。像那跳神的師公。師婆。也有一定的罪名。

證月湖先生。陳汝咸。鄞縣人。出宰漳浦。興文教。設義學。在邑中者一。在雲霄銅山杜潯者三。延諸生有學行者。爲之師。月之初三十八日。會邑中士大夫。及鄉之

俊彥。集明倫堂。講經史。性理諸書。浦人士濟濟奮興。文章經濟。與海內相角。先生之教也。大修文廟。造祭器樂器。俎豆鐘鼓。煥然一新。雲霄銅山。向皆有朱子祠。祀典久廢。先生以漁船二十戶。暨公溪泥泊稅。羨充祭祀。及諸生鄉試之資。東郊明誠書院。故黃石齋先生講學之所。禿廝寄寓。漸忘其故。幾爲浮屠窟。宅先生撒佛像。盡逐僧徒。以黃氏子孫主之。浦故有教堂四所。男女羣聚。茹蔬禮佛。名曰無爲教。先生籍其居爲公所。爲育嬰堂。西洋天主教。流毒至浦。將開堂

以惑四方之人士。先生峻拒之。無敢容納。有西洋人奉欽差道經浦邑。好言挽先生。繼以威挾。先生弗顧。屬諸上官爲先生言。先生仍弗顧也。城東東嶽廟廊廡立功曹祠。旁有鬼卒。能作祟。邑人無識者。香燭酒牲。晝夜不絕。先生命毀其像。隸役皆悚惕。不敢前。先生怒。令鞭而碎之。村民信巫禱。病者輒昇土木神。鳴鑼擊鼓。採藥以療。先生亦厲禁之。後遷大理寺少卿。月湖先生傳節錄

證

明天啓中徐鴻儒以白蓮教倡亂。聚眾攻城。同時有

聞香教王好賢者。本深州人。其父森曾救一妖狐。狐斷尾與之。人就森則異香繞衣。遺金數萬。好賢藉之。召諸豪。而景州于宏志聚無賴。創棒極會。約同起。而鴻儒以他事激先發。敗。宏志亦爲官軍斬馬下。惟好賢走蘇州。遲久就擒。後鑒錄

康熙五十六年議覆廣東總兵陳昂疏言。天主教設自西洋。今各省立壇招集匪類。居心叵測。乞飭早爲禁絕。查八年奉

旨。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各省嚴行禁。應再

行嚴禁從之。東華錄

康熙二十一年二月九卿等議覆翰林院侍講王鴻緒疏。叅楚人朱方旦。自號二眉道人。陽托修煉之名。陰挾欺世之術。廣招黨羽。私刻秘書。其書有曰古號為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其徒互相標榜。有顧齊宏者。曰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也。陸光旭則曰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吾師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數。大儒之用小。老莊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術虛等語。皆刊書流布。蠱惑庸愚。

侮慢先聖。乞正典刑。以維世道。經湖廣總督王新命審實具題。朱方旦詭立邪說。妄言休咎。煽惑愚民。誣罔悖逆。應立斬。顧齊宏。陸光旭。翟鳳彩。甘稱弟子。造刻邪書。俱斬監候。從之。宗人府題。閒散宗室勒爾錦。贈朱方旦至人里。聖人堂。匾額。原任巡撫張朝珍。贈聖教帝師。匾額。應行文查明。

上諭曰。此事毋庸行查。前勒爾錦領兵在荊州時。朕已聞此事。會諭云。朱方旦係狂妄小人。軍機大事。萬不可聽其蠱惑。又往秦路往武昌。張朝珍語之云。朱方旦果

一奇異人。尔宜相會。由此觀之。所贈匾額。是真尋議。勒尔錦見在羈禁。毋庸議。張朝珍已經病故。草所予世襲官。全上

雍正八年。福建巡撫劉世民。奏言福建民習天主教者。其家不奉神佛祖先。習無為羅教者。闔家俱吃齋。臣通飭嚴禁。得

旨。但應禁止邪教惑眾。從未有禁人吃齋之理。此奏甚屬乖謬。紛擾。若將此等妄舉。以為盡心任事實力奉。行。則大誤矣。全上

左季高伯相

宗棠

總督閩浙時。因崇安齋匪作亂。平

定後。出示曉眾云。持齋原無惡念。念佛並非歹人。乃有一種齋匪。借此煽惑愚民。始稱消災避劫。繼則聚黨成羣。犯了叛逆大罪。頃刻喪家亡身。外處傳來邪教。近日浸灌吾閩。特諭吾閩父老。勸戒宗族親鄰。被惑。即遭刑戮。及早悔悟自新。各人立定主意。切勿信鬼疑神。

從來婦女。多信鬼神。故巫覡尼僧。得肆簧口。為誑誘財物之階。原其心。不過欲求福耳。不知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非神力所能轉移。即使鬼神有力，亦必福善禍淫。正直是與，豈聽巫尼諂佞，顛倒人世之是非，以妄加禍福，無是理也。三姑六婆不上門，古人深以垂戒。蓋此輩花言巧語，能移人性情，壞人心術。一被煽惑，無所不至。小則耗斲財物，大則敗辱身名。所當嚴拒禁絕，不可與之相接也。僧道男人，尤非婦女所宜見面。乃婦女凡事避嫌，獨於僧道無所顧畏，甚至結隊成羣，入廟燒香，不知羞愧，嗚呼痛哉。節錄鹿洲女學皇朝立這箇法度，無非禁止百姓們為非教化，百姓們為善。

去那邪路，歸到正道，離了危境，就到安處的意思。你們兵民，擎着父母的遺體，生在太平的時候，有衣有食，何等快活。何苦信從這些邪教，干犯王法，做那極戾的人麼。引異端之學，賊吾道者也。故君子闢之，非好立門戶，樹幟角爭，實恐一入迷途，終身不可救藥。況千秋道統，明晦絕續，所關甚大，不得不為防閑。卽孟子所謂子豈好辨，予不得已也。古之異端有楊墨，而老莊申韓之雜說，皆足為聖道之害。唐宋專于佛老，而佛氏較

老爲尤強。佛老之爲異端。三尺兒童皆知之。而尊奉信從。乃出于高明之士。則明知而故犯之也。潮自大顛猖獗。幾欲援昌黎而入于墨。至今士大夫猶以儒佛無異教。而羣奉大顛爲祖師。不知祖師二字。自是僧徒所稱。儒者讀孔孟之書。爲聖門弟子。奈何自背其師。以從彼之所謂師乎。海內士人。好談禪語。或援引佛經。見諸詩文。自以爲學問廣淵。機鋒超妙。不知由君子觀之。曾涕唾之不若耳。諸生入吾門者。務必大破世俗之見。勿爲僧道所欺。倘語言文字之間。染

及佛經禪語。則余與諸同人。且將鳴鼓而攻。以異類目之矣。雖然。佛老之爲異端。尙粗淺而顯然易見。今則有陽儒陰釋之學。近似亂真。竊聖賢之名。以闡釋迦達摩之宗旨。學者見其伸眉昂首。侃侃而談。以爲聖人之道在是。而究其實。則仍是靜坐蒲團。虛空寂滅之謬妄。而彼又公然操入室之戈。觚排程朱。推尊佛老。至使天下翕然從風。其徒亦綿綿延延。相傳數百餘載。嗚呼。其可悲也。備作于金谿。而盛于姚江。慈湖白沙龍谿之儔。余亦安忍悉數哉。姚江事業。素所

欣慕講學之差。無能護短。余為世道人心計。于閑存錄畧言一二。諸生能知其非。趨而避之。足矣。他若無為教之荒唐。白蓮教之妖妄。西洋天主教之悖聖侮天。險奸回測。則諸生自能絕之。不待余之贅也。夫

書院學
準節錄

我

聖祖仁皇帝。止用仁義的大道理。教導你們百姓。為的世道人心。你們兵民。該着實仰體。

皇心。尊崇正道。一遇邪教。如逢水火盜賊一般。你們想想水火

盜賊。不過害人的身子。異端邪教。最害人的心術。這箇人心。天生下來。原是有正無邪的。因為人心毫無把握。起了貪念。所以就走到邪路上去。就如現在貧賤。要求日後的富貴。現在富貴。要求富貴的長遠。又要求壽。又要求兒女。甚至今生要求來生的福分。便同那苦行的和尚。煉氣的道士。想着成佛作祖。做神仙的一樣了。總是一箇貪字。看不破。

邵康節先生。每日當天焚一炷香。必祝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但求處處田園熟。惟願人

人壽命長國有良臣扶社稷家無逆子惱爹娘四方
平定干戈息我若清貧也不妨敬信錄

人若知道自己家中現供着兩尊活佛活神仙為甚麼
往別處去朝山禮拜向那泥塑木雕的求福呢

引古人云事父未能入廟歆誠皆末節悅親有道見佛
不拜也無妨吳制軍禁迎神賽會示語

俗語說得好在家孝爹娘何必遠燒香

證宋楊黼太和人辭母入蜀訪無際大士路遇一人問
何往楊黼曰欲訪無際其人曰訪無際不如見活佛

黼問活佛今在何處其人曰汝但歸家見披衾倒屣
者即活佛也黼遂歸一日暮夜到家叩門母聞聲極
心喜不及整衣披衾倒屣而出黼一見驚悟乃知父
母即是堂前活佛也自此竭力事親卒成孝子觀此
可知敬神佛不若敬父母彼在家不孝而好燒香者
真大愚也日記故事全集

引人以孝為庸行仙為至品殊不知天上無無本之仙
人間有不匱之孝孝者真行也仙者真人也行得真
行自然成得真人舍此並無別道吾憫世人愚昧故

作孝仙論以為學者勸

論曰。人而求仙。天下事之至難者也。人而盡孝。天下事之至易者也。乃世人多馳情于其至難。而不知究心于其至易。蓋區孝與仙而二之。久矣。夫孝者人之質也。質之厚者發越。質之薄者消亡。孝者人之源也。源之深者流行。源之淺者鬱塞。天下不孝之人。未有不忠。不忠不信之事故。一孝而五常百行舉矣。所謂至德要道是也。吾謂人欲求道。烹鉛鍊汞。修成不壞之身。

亦只全其固有之身。養靜守真。磨成明淨之心。亦只復其固有之心。窮神達化。造到盡性至命地位。亦只了其固有之性命。問此身何來。則父母之骨血所成也。問此心何生。則父母之神明所寄也。問此性命自何而立基。則父母之精氣所凝結也。能全而歸之。返其本始。還其本來。孝在是。仙亦在是。故曰孝仙一炁也。天經地義錄

你們若是認得理真。知道心裏光光明明。就是天堂。心裏黑黑暗暗。就是地獄。自然有箇主宰。不到得被

那教哄誘去了。你更立身端正。做事大方。諸邪也不敢見你。

證 台州應尚書某。山中誦讀。夜閒窓外若有人語曰。某家妻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明夜縊死。我得代矣。應訪之。果然。潛以銀四兩。僞作子書送之。其父母得書。媳因不嫁。未久。其子果歸。一夕又聞語曰。奈應秀才敗我事。一人曰。何不禍之。曰。上天嘉其正直之心。命作尚書矣。後登第。官尚書。陰騭文註

家庭閒再是你和我順。便遇着災難。也可以化成祥瑞。

盡忠于

君。盡孝于親。人事全。就可以承天的福澤。不求非分的福。不

作非禮的事。只務本分事業。就可以蒙神的保佑。

證 張清恪。伯行。巡撫福建時。崇獎孝弟。嘉惠農商。置社倉。興積貯。建鼇峯書院。延九郡一州才品卓越。行誼端方之士。讀書談道其中。為明體達用之學。設藏書樓。置古今經籍四百六十餘種。膏火之資。捐創獨厚。觀山左時所建清源夏鎮濟陽數書院。又迥然不同矣。福州有所謂五帝者。瘟神也。廟祀遍城鄉。土人惴

惴崇奉先生悉毀之。或改爲義塾。祀朱子。核省城尼
僧。令所親贖回。匹配其崇正闢邪。多此類云。儀封先
生傳節

農夫呢。只管鋤田種地。兵丁呢。只管守汛學操。各守生
理。各安本分。天下自然太平。百姓自然快樂。

勸民歌

我

皇上垂王章。學校宜隆。又接諭。黜異端。正學當崇。這異端最害
人。留之何用。若不黜。那正道終久難崇。想人生天地

閒五倫最重。爲君臣。爲父子。並爲弟兄。及夫婦。與朋
友。人倫日用。上齊天下。達地至大。至中。無論你老與
少。人人所共。無論你愚與智。事事皆同。有一件不能
全。必當畜種。那一人不該要。曲盡厥躬。無如這世間
人。奇怪自弄。把聖人正經書。拋在西東。要去學左道
術。受人籠哄。迷了性。遇了魔。還誇玲瓏。做出些非禮
事。令人不董。或邪說。或妖術。迷人心胸。第一是青蓮
教。害人之總。剪紙人。與紙馬。顯他神通。第二是白蓮
教。騙人聚眾。夜晚集。白日散。說人吉凶。第三是聞香

教朝夕供奉。今更有密密教。竄伏其中。不問男。不問女。聚在一孔。說甚麼。傳法術。不可通風。把人家。閨中女。拏來戲弄。唸他的無字經。就有感通。可憐那愚蠢人。爲他所哄。就有些聰明人。也入彀中。又還有藉佛道。自作自用。借佛道。其名色。天理不容。若離了正道。事卽爲異種。爲旁門。爲左道。切不可從。奈于今。異端術。徧從滿縫。把正學。看輕了。以爲無功。到反去。信人言。東播西弄。到此時。尚不改醜態形踪。况朝廷設法嚴。其罪甚重。禁一切異端事。恐人專攻造妖事。

造妖言。斬首示眾。煽惑人。爲首斬。爲從問。充書符咒。降邪神。邪術是用嚴鎖拏。斬與絞。只分首從。凡街市。賣淫詞。鄙邪曲。本查獲了。將板片。盡行銷鎔。看書人。打一百。決不寬縱。賣書者。杖一百。充在蠻戎。西洋人。在內地。煽惑人眾。擬其罪。監候絞。不得寬容。此皆是黜異端。教民自重。恐犯法。先曉諭。要把正從犯。

王章于國憲。那些受用。我勸人。遵教化。仰體

聖衷。擯異端。直如那。仇敵不共。又如那。水與火。賊盜相逢。自主持行端方。那心不動。勤正學。作正事。乃守我躬。富貴

人行善事。救人濟眾。貧賤人。不外。貪固守其窮。在家
內。孝父母。服勞承奉。敬尊長。和夫婦。兄友弟恭。若在
外。與朋友。信義為重。守

王法。勤正業。事君以忠。逢朔望。把

王章。與人講誦。天心喜。人心悅。時和年豐。新城縣顧縣

你們眾人。不信邪教。邪教自然不待驅逐也。就斷絕了。令勸民歌

宣講引證

卷六

書

